

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錄序

古之善謀人國者莫不以鑒於成憲
為急務故魏相好觀故事蘇環多識
舊章至富弼則請選官將三朝故典
分門類聚編成一書俾為模範皆是
意也況於制禦夷狄其關係治道尤

大能不遵先王之道而可無過者否
矣粵哉

二祖

列宗內既順治外自威嚴九夷八蠻梯
航承德而其所以懷柔之者不越乎
文告之脩威攘之令而已文告則責

諸使臣其間招徠有術宣對異互剛
柔變化幾不可測若沈秩之諭渤泥
者是已威攘則責諸帥臣其間經畧
有方戰守異勢情偽緩急間不容髮
若張輔之征交趾者是已至於鄭和
以使往西洋而戮其叛王毛伯温以

帥討登庸而受其款塞則二者又交
相為用其戒憲昭然皆可鑒也頃者
諫議姪紹峯子携所著殊域周咨錄
為餽且敦乞叙言予閒中閱之乃知
其行人時手輯名以周咨者因靡及
之懷動採訪之博蓋專以備使臣啣

命外邦之猷而帥臣敵愾干城之策
具焉予因論

國家纖芥之恙在東南莫狡於日本在
西北莫蔓於鞞虜日本之通務倚使
臣故自宋蘇卿爭貢之後獻琛效順
金戈久偃而王直一旦蠢動海上禍

延四省暴骨如莽斯時也材官之糾
練芻餉之盈縮以致添將增城

朝廷按

祖宗靖虜之藉而參定之卒致蕩平鞞
虜之定惟倚帥臣故自土木遣使以
來烽火多警星軺久絕而俺荅悔禍

祈求通市疑信莫持郊勞難保斯時
也馬價之高下犒賞之豐菲以致列
爵賜用

朝廷按

祖宗封倭之典而揆劑之迄今向化予
以是益信文告威攘交相為用而又

知南倭北虜互藏其馭者矣推之各
夷何有哉顯謨遐軌繼志述事其善
如此且予幸際

聖明有道守在四夷謬叨冢宰之重任
謀保金甌之萬全固願得言重三軍
勝決千里之臣以任之且示爾典常

作之師也則欲于

大明會典之外如魏相蘇環條列故章
上之

當宁以為百官承式之考而政務至殷
故未遑耳我姪斯錄也雖於

祖宗之耿光大烈未克蕪摠其全若干

富弼之請門類分編則豈非為天下
九經中柔遠人懷諸侯之模範哉故
喜其有合予旨而序之 昔

萬曆癸未三月吉旦

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吏部尚
書滇浙居士寅所嚴清撰

殊域周咨錄題詞

夫男子始生懸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志有事也夷
戎蠻狄不出覆載孰非四方之極而為男子所有
事者乎粵自王者無外殊疆一統故伊尹定四夷
獻令正東越漚剪髮文身令以魚皮之鞞較腋利
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百僕九菌令以文犀翠羽
菌鶴矩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關耳貫胸令以白
毛紕劉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代翟
令以白玉良弓駒駘馱馱為獻是豈聖人斥疆土

寶遠物哉亦以德威所感凡有血氣共惟帝臣焉
耳然一來一往禮無不答則所以口啣天語身駕
星駢報聘宣招傳綸綍之溫煦布聲靈之赫濯而
使中國常尊外夷永順固使者職也以比男子有
事其責不更重且切耶由是則遐覽旁通以備將
命於上采風於下者自當無所不周矣

明興文命誕敷賓廷執王之國梯航而至故懷來綏
服寶冊金函燦爛而行人之轍遍荒徼矣我
聖祖之勅本司有曰稽道里之遐近識其緩急驗其

辭色進退節度規矩弗移斯

聖謨也夫豈為我中邦之使告哉凡以訓承異外域者耳蓋方今天下車書混同驛路有版藉儀禮有注式皇華屈止雍容委蛇導揚休命罔不承聽所謂節度規矩不肅而中者也惟彼夷酋言語不通心志叵測王人往臨恪順威旨者雖云其常而間有匪茹反覆狡猾二心或以脅羈如西域之於傳女或以利誘如高麗之於祁順挾詐多端變生俄頃則我所以守正出奇剛不取禍柔不取辱以萬

全

天子之委重者其急緩辭色誠不可不慎

皇祖訓勅之旨良有以哉曩予備員行人竊祿明時
每懷靡及雖未嘗蒙殊域之遣而不敢忘周咨之
志故獨揭蠻方而著其使節所通俾將來寅察或
有捧

紫誥於丹陛樹琦節於蒼溟者一展卷焉庶為辭色
進退將命採風之一助也然其間力討之畧守禦
之策

列聖威讓之謨諸臣經畫之論隨事具載雖以著一
國之始終要亦官守所係不可缺焉何者蓋行人
奉使條例其凡有九而有口軍務者有曰整點火
軍者則武事乃居其二非特司禮文之末而已况
國家每有征伐必以行人為之先諭故

太祖欲征緬甸則遣李思聰詔其罷兵

成祖欲討安南則遣朱勸許其贖罪以干戈取之而
不足以口舌伐之而有餘君子稱行人之職與將
帥相為表裏置其然矣豈可曰軍旅之事吾未之

學邊疆之籌吾未之任而漫焉廢講哉乃備錄之
而并附其詩文道里風俗土產之類非徒誇文煇
武而實服膺

聖祖之訓周爰詢度猶恐有遺識焉耳但是錄之作
昔合為使職文獻之外編今因板泐重校分為一
書名曰殊域周咨以畀我僚之便覽云僻居陋巷
不能廣致群籍是以不免掛一漏萬所賴大雅君
子惠賜斧教訂謨補缺俾成一家之言則就正之
心固所願也敢自是哉敢自足哉

萬曆甲戌月正元日

前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紹峰于巖從
簡識於後瀛精舍

按是錄所輯多今時事而畧於古者何哉蓋自
漢唐以來各夷自有成史不必再贅故但揭其
大綱以見立國之由可也若我朝之撫馭各
夷者其文典藏諸秘館世莫易窺苟有散見於
各帙者必盡著之以表國家章程之大以傳
臣工經畧之猷祇惧其語焉不詳未論其擇焉

不精也至其中有雜說一二亦以原非正史聊
廣見聞如賓筵鼎俎之外侑以螺頭龜脚叅錯
成味俾覽者解頤不至端冕而聽惟恐其臥也
乎

殊域周咨錄總目

一卷

朝鮮

二卷之三卷

日本

四卷

以上皆東夷

琉球

五卷之六卷

安南

七卷

占城

八卷

真臘

暹羅

滿刺加

爪哇

三佛齊

渤泥

瑣里古里

九卷

以上皆南蠻

蘇門答刺

錫蘭

蘇祿

麻刺

忽魯謨斯

佛郎機

雲南百夷

十卷

吐蕃

十一卷

拂菻

榜葛刺

默德那

天方國

十二卷

哈密

十三卷

土魯番

十四卷

赤斤蒙古

安定阿端

曲先

罕東

火州

十五卷

以上皆西戎

撒馬兒罕 亦力把力 于闐

哈烈

十六卷之二十二卷

韃靼

二十三卷

兀良哈

二十四卷

以上皆北狄

女直

殊域周咨錄卷之一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東夷

禹貢曰祗台德先東漸於海若奭曰海隅出日
罔不率俾則知溟渤之區雖非正朔所加要皆
文德所徠自古稱藩獻珍者已極嶠夷之外尚
已肆觀隋末如裴世清使倭奴而有儀仗郊迎
之盛錢勰使高麗而却金器四千之餉矯矯二
星迹震東表名揭方冊猗歟休哉仰惟

大明當天窮荒極壤咸在照臨而海中諸蕃春先得
於陽谷氣早回於扶桑其所被

帝德光華比之他國為獨渥焉行人乘帆而至絲綸
一布拜舞懽呼如太陽東升而金磔沙明霞光
電閃川鳴谷響海水立而海若藏也然則使者
其捧日之雲乎哉雖曰鯨波萬頃蜃氣千里時
多不測所伏

天子神威馮夷先驅天吳效順百靈秘怪呵護畢出
又何足為皇華虞耶故採其方域正東則有若

朝鮮有若日本東南則有若琉球而皆東方之
夷錄分四卷以為啣

詔青澣者之博喻也叙東夷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於此同三恪不臣朝鮮云者以其
在東取朝日鮮明之義也秦屬遼東漢初燕人衛
滿據其地武帝平之置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漢末公孫度開府行牧事於遼東并有其地三傳
而為魏所滅晉永嘉之亂扶餘別種酋長高璉入

據其地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麗
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
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
濟而為一建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
使朝貢於宋亦常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其主未
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
慈嶺為界入 本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

列聖廟號俱一揭於此卷餘以年號為紀遣符寶

郎僕斯奉璽書賜高麗國君主額書曰自有宋失

馭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
其昏淫亦用殞絕其命華夏潑亂十有八年當群
雄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暴兵忽起悞入其中見
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東渡江
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
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蕃北逐胡君
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以民推戴
即

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

服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為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餘不多及

按帝王之馭夷狄有本有文所謂本明德是已所謂文明命是已非明德之修固無以感格其良心而使之慕非明命之宣亦何以攝服其邪心而使之畏哉矧胡元入主中國其時諸蕃皆以醜類相視莫肯臣屬積習已久我

聖祖方混一區宇聲教猶未覃及其可無報諭之令乎自是招徠讓責渙汗遄馳難以盡載每國各述其首所頒詔及因事有宣者用昭

皇靈漸被之實焉

二年正月國王王顓上表賀即位遣使資金印賜之并賜大統曆仍封為高麗國王命三歲或二歲遣使朝貢國王則世一見三年定鄉會科試條格詔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行修經明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

是科高麗

貢士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東昌府安丘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遣之

上遣禮官徐師昊往高麗代祀其國山川之神

學士宋濂記曰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

惠敷浹於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十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

宗是賴位於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

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被

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

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樞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幡幣選志慮深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既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乂之方持香以授宦師吳置綵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迓車趾送之臣師吳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為壇三墀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顯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謁顯相之義當祀之辰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日回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格僉以謂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俱忻雖鳥獸魚鱉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

觀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吳聞之
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
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
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一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
此之嚴豈有他哉實為東南民徼福使風雨以
時年穀順成物無疵厲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
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
達無間昭報響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

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云

五年高麗王王顥遣其禮部尚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温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表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蘭秀山逋逃所聚亦恐為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乃賜顥璽書曰朕聞近悅遠來赦罪宥愆此古昔王者之道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聃之言寬而不急斯為美矣使者至賚王表陳耽羅事宜朕甚感

焉因小隙而搆成大禍者智士君子之所慎夫耽
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即位之初遣使通爾王
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
之今王以耽羅蕞爾之衆蘭秀山逋逃之徒用朕
之詔示以威福一呼即至削去孳生之利移胡人
於異方恐其不可蓋人生皆樂土積有年矣元運
既終耽羅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
相誘之人何疑忌之深也若傳紙上之言或致急
變深為邊民患人情無大小急則事生况衆多乎

朕若效前代帝王併吞邊夷務行勢術則耽羅之
變起於朝夕豈非因小隙而構大禍者乎王宜熟
慮烹鮮之道審而行之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
羅亦蒙其德矣如其不然王尚與文武議之遣使
再來行之未晚王其察焉茲因使還賚此以示
是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理陳
友諒之子昇明王珎之子也初元至正辛卯群盜
四起友諒本沔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蘄州
羅田人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等以妖術聚眾作

亂揭黃巾為號友諒慨然從之壽輝攻陷黃州僭
位稱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友諒初為文俊簿書
椽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自
稱平章壽輝不能制後友諒兵益強復襲壽輝殺
其左右居之江州友諒自稱漢王領兵犯太平挾
壽輝以行及陷太平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以
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據湖
廣居上流欲與我爭衡攻江西南昌諸郡
上親督舟師往援三勝之友諒忿益兵進攻

上被圍於鄱陽勢困計無所出親兵指揮使韓成請
以身解圍遂服

上龍袍冠冕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迺復整旅相敵
凡大戰五晝夜將臣死者三十餘人友諒相持既
久糧且盡冒死突走友諒中流矢貫睛而死其臣
太尉張定邊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璉奔還武
昌復立理為帝

上遣其降將羅復仁諭理使降理遂詣軍門納款乃
封理為歸德侯王弼湖廣隨州人初亦從壽輝起

兵倪文俊陷川蜀令王珍守之既而文俊壽輝被
弑王珍遂自據成都稱隴蜀王後亦稱帝於成都
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王珍病卒子昇嗣立始十
歲改元開熙毋彭氏同聽政昇常遣使來聘

上登極後昇據險未下乃命湯和為征西將軍率兵
討之又命傅友德廖永忠分道進取約會師於重
慶於是州縣望風歸附昇君臣大惧其右丞劉仁
議奔成都其毋彭氏勸昇早降以救民命昇遂面
縛叩壁與毋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永忠解

縛承制慰撫送至京師某朝見畢

上赦其罪封歸義侯賜居第於都下二侯居常鬱鬱
不樂頗由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兒
鼓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繁隙無自生可
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王紗羅文
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

按韓成誑友諒以全

聖祖與紀信誑楚羽以全漢高事絕相類固見二臣

之忠勇亦或天生此兩傑以為保護開國之主計耳但當時群雄惟友諒最強我

聖祖鄱湖之戰屢危復安構怨至大也迨其既亡孰有不甘心於其嗣者而

聖祖之於陳理方且委曲遷徙與明昇同優容之其寬仁大度又超出漢高之釋季布遠矣

時高麗猶常為竊寇十年都督僉事濮真承命往問罪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往高麗為其所執高麗

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為天朝大臣視爾夷君不啻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兵士

上曰僕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涼侯以報真功

上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已
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
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
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
者滄海不知滄海與吾共之爾如不信朕命舳艫
千里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在雖不
盡滅爾命豈不將囚其大半爾果可輕視乎十
二年高麗屬夷龍州土官鄭白等率男婦來遼東
請內附守將潘敬葉旺以聞

上勅敬旺曰奏至知高麗鄭白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籍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吾正而彼邪彼果不滅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是年國王遂復遣使周誼至遼東計事初元王常索女子於高麗得誼女納之於宮

中後為我朝由使携歸

時宮中美人有號高麗妃者疑即此女故

上慮誼挾詐勅遼東都司曰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
意焉卿等不可不備勅至當遣誼入京別有以處
之毋使入窺中國 十五年遷故元梁王把匝刺
瓦爾密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居高麗之耽羅
初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王所據恃遠
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叅政吳雲持詔往招諭
之偉等宣布威德梁王君臣已有降意改館禕等
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徵糧

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禘遂與吳雲俱被害

上命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師往討遂進取曲靖生擒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師趨雲南梁王聞敗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而死沐英入城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俘其家屬送京師至是乃命與伯伯等家屬徙耽羅居焉

先是高麗遣使洪師範朝貢及還而溺于海

上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意
顯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

上令賀正旦使金濬及仁裕偕還賜王藥餌文諭中
書省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安答里往諭朕
意今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
師範歸國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
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
縣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

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
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產布十疋足矣丞相
以其朕意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亦明告以朕意
中書因使者還咨諭之

上又命延安侯唐勝宗鎮遼東勅勝宗絕高麗曰舊
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此非臣禮暗行侮慢
明彰褻瀆此夷自古侮中國搆兵禍可與絕交曩
漢四伐絕滅其國族魏再伐屠其都晉再伐焚其
宮室俘其男女五萬隋再伐城困將亡受降而免

唐四伐斬首五萬獲牛馬八萬餘夷王滅等戮于
市遼五伐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一
伐元五伐夷王鼠耽羅捕殺之耽羅以故竟為元
牧馮之野爾出征遼左使至送米勿令其還以絕
彼奸計未幾高麗使復至勝宗察其奸奏之

上諭勝宗曰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
單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觀此甚無禮受賂
者少有知豈不赧哉今爾知誘而能奏由豫不得
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綠江北鄰曠寨非多算

不能守慎之勝宗在鎮威德懷兵民輯睦防奸

禦侮

寧

勝宗漢人年十八

挺身來歸多著

按四來主雖中國盛事然賞賜宴勞其費頗

鉅且使者瀕至與華人情孰窺伺機密因當防

其漸也至其開單餽賄雖在彼或可私覲以將

敬然在我不可私受以啓侮我

太祖嚴示禁戒乃謹微之深意豈特為厚往薄來惜

此費而已哉

上命市高麗馬萬匹索闍人二百 詔表高麗婦人

郭氏為節婦初郭氏為遼東民伯顏不花妻其夫
被元將納哈出所殺郭氏居渾灘自縊死於馬櫪
又伯顏之從父高希鳳藥師奴亦死於亂希鳳妻
劉氏罵賊而死師奴妻李氏携其子文殊孤姪僧
保往高麗避難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
棄之獨携姪以行後訪得其子復歸守夫墓又希
鳳從子高塔失丁被仇陷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
俱自縊事聞命表其家為五節婦之門

按從一之義婦與臣同然人臣不仕二姓完名

無忝者鮮矣而况一門五婦同秉堅剛不其難乎况郭又生長高麗豈知有中國詩書禮義者耶何以能爾也毋乃天稟介石之性不間夷華馬耳宜有以來宅里之旌也因念國初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歲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明王珎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以貞女稱之夫韓之全

身軍伍與木蘭正同而李之携姪棄子與鄧伯道何異此尤傑然可述者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敢併及以著二竒焉

十六年高麗遣陪臣張伯崔涓來貢方物

上以其歲貢不如約五載不庭今又非時而至悉却之命禮部咨諭其國

十八年高麗國王王顓卒謚曰恭愍無嗣權臣李仁人迎辛旽子禰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乃止

禍自知負罪惶懼遜位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
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院君瑤權國事瑤昏迷
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勛舊國中臣民多被殺戮其
子璵復癡騃無知荒於酒色衆以安妃命廢瑤退
居私第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二十五年高
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人評議來奏戴立
李成桂之意成桂卽仁人之子也世擅國政初王
顥之卒或謂被李仁人所弑辛昌主國曰成桂嘗
代請入朝

上不許及是璠使子與入朝璠歸璠已被廢

上得奏謂東夷限山隔海非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
隱曲未可遽信之乃命禮部移文高麗從其自為
聲教成柱於是使王氏更名且徙居漢城遣使請
改國號詔更號曰朝鮮遣儀制即熙光宣賜之

修撰黃觀贈光詩曰東服來王荷寵褒遙宣聖
澤屬儀曹九重錫子

皇恩涯萬里馳驅使節勞人仰中天紅日近星環地
極紫微高來迎父老應相語風不鳴條海不濤

觀建文

忠臣也

且既得國進表貢金鞭等方物納前恭愍王金印
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其表有犯上字

上怒下使者更言此表鄭集所撰詔還所貢追索撰
表者其懼即以鄭集來獻

上命安置雲南仍申諭遼東都司禁邊人不許通朝
鮮人往來界上亦不許商賈貿易妨永遠絕之遣

使送故元梁王即把匝剌之孫愛顏帖木兒往朝

鮮賜鈔五十錠為道里費且命朝鮮送至耽羅國

依其親族 二十六年朝鮮陰令守邊千戶招誘
女直人五百餘潛渡鴨綠江將寇遼東守將謀
知以聞

上惡其自生釁端遣勅責之勅曰李旦廢絕王氏自
取其國朕以爾能靖東夷之民聽其自為聲教逾
月方來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聞金世宗
時高麗進表啓函惟小石數枚及賀正稱進玉帶
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
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圈數十雜於

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
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
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或以為難
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并
師水陸畢集豈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
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陸
渤澥陸道遼隙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
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
開爾自新之路朕亦將容爾以安夷人若重違天

道則罰及爾身不可悔後又著於訓曰李仁人及子成桂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凡殺王氏四子姑待之

按隋煬帝以征高麗而亡國唐太宗以伐高麗而致悔凡以好大喜功不恤民命之為累耳我聖祖之於李且忍其詐侮或擯絕之或切責之諄諄然以口舌代戈豈其力有不足哉亦慮師旅一興肝腦塗地故也不惟示包荒之量實寓好生之仁卒致內寧外威而朝鮮賓服迄今晏然

為我四輔不可以觀

聖祖宏遠之畧也哉

旦後復遣使朝貢迺許其通旦老請以子芳遠襲爵從之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賜芳遠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叉給象牙犀角春秋會通大學衍義通鑑綱目列女傳等書腦麝沉檀白花蛇等藥十七年芳遠老請以子樹

嗣時國家遷都北京比南京距朝鮮為益近以後

仁宗昭皇帝洪熙間

宣宗章皇帝宣德間每歲凡

萬壽聖節正旦

皇太子千秋節皆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他慶慰
謝恩等使率無常期或前者未還而後者已至雖
國王不世見然事天朝最恭謹天朝亦厚禮之異
于他蕃每朝廷大事必遣頒詔于其國告哀請封
必遣近臣及行人弔祭冊封之例以為常又是國
王芳遠卒謚恭定

上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吊并賜嗣王袍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

金幼孜贈孝思詩曰曾同載筆侍蓬萊文采煌煌映上台奉詔又從天上出驅車還向日邀來新亭樹色連征旆驛道梅花點酒盃好為吾皇宣德意早春先候使星回

五年袍遣使獻海青鷹使還

上賜王磁噐諭袍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英宗睿皇帝正統初年賜國王遠遊冠絳紉袍翼善冠龍袞玉帶王奏乞弓材牛角特許歲買五十枝景皇帝景泰間禡卒

上遣翰林編修陳緝熙往封其子珦

按緝熙幼時其父鑑為熊大理竄戍遼東以死其母更嫁一百戶緝熙依壇官施道常為徒讀書刻苦戊辰進士及第除編修欲見其母求使高麗使還果迎其母與父喪同歸葬于故丘此與宋之杜羔認失母于深潞得父墓于梁村者

心尤為切非至孝所感何以致是哉

其後國王珣卒賜謚恭順命其子弘瞻襲弘瞻幼弱其叔臻以讓位請七年詔封臻為王

英宗睿皇帝天順初國王與女直毛憐衛仇殺廷議遣使問罪僉舉禮科給事中張寧往詔可之內批都指揮武忠與俱既行而遼東奏兩夷方構禍乞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趨朝鮮宣

上德威示禍福諭之君臣震懾遣陪臣入謝復遣其

子入學引咎解兵馬時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

橫行鴨綠也

寧浙江海鹽人

按寧入朝鮮其館伴朴元亨者亦捷才寧為百韻詩每得句朴隨手和之及至云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朴閣筆曰不敢賡矣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太監覃苞素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卒不往成化初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

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
賢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陞寧汀州知府抵任
未幾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於時不寃其
用士論惜之觀此則朝鮮之行雖推其才望當
時亦已有遺艱放遠之意故遼守有擇進止之
請也但寧本利器能自別於盤根錯節之役耳
是年謀報女直建州酋長董山潛結朝鮮謀叛朝
廷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察之信令自在州知
州佟成詐以他事庶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中

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奏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可伐其謀

上復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達州國王與董山初俱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貢馬謝罪

憲宗純皇帝成化初年朝鮮進白鵲海東青給事中韓文上疏曰臣伏觀天順八年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鳥獸花木及本處一應所產財物誠不寶異物之盛心也今朝鮮國內三貢禽鳥雖小國效

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類數來獻其意蓋謂朝廷所
尚者珍禽奇獸故博取類貢希求厚賞况以禽獸
微物奔馳千里之遠亦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
却去其貢非惟彼國不知詔書禁止之意抑且窺
見朝廷嗜慾輕探厚取久則將起侮玩殊非王者
撫馭外夷之體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伏乞

聖明留意焉

按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
絕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

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
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云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夫

聖祖之虛納二臣之忠讜一時盛事寔可讚述而韓
公此疏又與唐宋二臣有光焉書曰罔俾阿衡
專美有商其文之謂乎

四年朝廷出兵將征女直達州夷命國王李瑒來

攻國王聽命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哈等
共率兵萬人如約抵虜巢不敢後期各奏捷受濃
賞十一年建儲命兵部主事祁順司副張廷玉
往諭關人故集土兵千餘土物萬計從而貿易順
乃悉屏斥惟匹騎從往既就館

詔命遂謁先師孔子廟順與廷玉各賦詩以紀其事
而順為之序

大學士李東陽贈順詩曰聖代山川盡海隅朝
鮮東面一藩如冠裳舊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漢

詔書千里威儀瞻候卽萬年臣妾荷宗儲茲行
大抵關風化四牲歌成意有餘

祈順序曰余仕中朝聞外國之有文獻者以朝
鮮爲稱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道匪直
守箕子遺教而已茲余奉

天子命偕行人司副張君廷玉來使其國恩詔既宣
卽謁孔廟于成均之館館在國城東北隅地最
高爽其廟五間扁曰大成殿祀典與中華同殿
後有明倫堂堂後有藏書閣諸生肄業者三百

餘負索其所習詞賦策問觀之亦中華體製也
宴坐明倫堂中值雨良久遂玉賦謁廟詩一絕
余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則為諸生勉焉藩臣在
席者凡八人咸依韻賦之且願一言序作之之
意惟孔子之道徧于四方行于萬世而朝鮮能
宗斯道以雄于東亦為知所重也已宋史稱其
俗喜讀書庶賤之家各于衢路置局堂以相講
習而國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相繼就學于國子
監擢進士第而歸則詩書熏陶已非一日我

皇明文教誕敷東漸尤近朝鮮人士歲覲京國耳聞
目覩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
超他邦也今諸生學聖賢之學尚思蘊為道德
發為功業以求高明遠大之歸而不安于苟且
卑陋之習斯為善學者矣若徒屑屑于詞章末
技而弗究其本焉則非中國所聞也余之相勉
以詩者意蓋如此諸生擇乎哉

順等事畢國王奉贈輿馬金繒聲伎諸物順等悉
卻之貽王以書曰僕不敏辱承

聖天子明命以抵于斯自入境迄今餘一月矣始也
聞王之德譽而傾慕焉中也覲王之矩範而起敬
焉終也感王之禮意而眷戀焉王之天資英邁學
力純至行已接人悉有儀度其于尊事朝廷以及
行人之禮蓋無不至者至于僕所以自處則恐王
未克盡知也聞之左右皆謂僕之斯行凡餽儀贐
禮一一力辭于盛意似有所不愜噫君子之交際
豈專在乎物哉贈行有贐王之禮也不貪為寶僕
之心也主賓各盡其道而無愧焉斯足矣不恭之

裘見遺則似乎不甚見知者豈謂前日區區之弗
受餽贐為虛偽耶不然何寓館之辭已畢而千里
之贈復來也昔晏嬰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不以為
陋僕雖至愚未嘗不賢哲是效茲焉衣一敝裘猶
未及三十年之久而其肯舍舊貪新以易吾心耶况
物有盡而情無窮則所以感王之深者又在情不
在物也用是再辭行忙草率不宣王得書喜二使
廉介為建却金亭

不順游漢江記曰朝鮮國城南十里許有水曰

漢江源出五臺金剛二山合流入海其景以幽
勝聞而臨江有樓可以登眺故前輩自中朝至
者咸往遊焉成化丙申春二月余與行人司副
張廷玉奉使于斯甫竣事有以游漢江請者諾
之是月二十有六日偕館伴盧贊成思慎徐叅
贊正自崇禮門出歷山蹊村逕以達江滸國王
預遣都承旨柳輕副承旨任士洪設宴樓上而
尹議政子雲金議政守溫任中樞元濬成中樞
任李判書承召皆在焉時宿雨新霽山川明媚

天光與水色相連二難與四美兼得於是登樓
縱觀舉酒相酌徐參贊賦詩二律余即和之既
而相拉登舟沿流西下居人來觀者奔走爭先
而沙禽野鳥飛舞漁舟煙水間亦若樂觀光華
徘徊不忍去也宴設舟中烹鱗炙鹿暢飲無算
酒酣余復作辭二章詩一律廷王有作又和之
數里至楊花渡乃各道餽餉所聚之處倉廩層
出與山勢相高又數里登龍頭山山瞰水涯視
群峰特出隔岸之人家遠近海島之風帆出沒

畢入望中時日迫暮而山上先已供張開筵意
不容拒乃復酌數巡賦詩一律而返又抵城中
更漏作矣嗟夫朝鮮去中國數千里非王事不
得至焉則漢江之遊非偶然耳然斯遊豈特探
竒覽勝留連詩酒而已哉江之南舊百濟也百
濟之東古新羅也而熊津都府又唐之遺址也
訪其跡思其時蓋有不勝懷古者矣余念斯遊
之不可常而恐其或忘也於是乎記之

祁順北征彙序曰詩之道大矣古今異世而詩

無間也中外異域而詩無別也蓋道之著者為
文文之成音者為詩人有不同而同此心心有
不同而同此道道同則形之言者無往而不同
矣苟不于此求之而屑屑焉古今中外之較豈
知言哉此余于朝鮮徐剛中之詩所以有取焉
耳朝鮮以文獻雄東方詩派相傳夙有攸自逮
際

自聖明氣化丕隆聲教淪浹能言之士尤彬彬乎視昔
有加剛中博古通經擢巍科躋顯仕文學優瞻

國人咸推重之天順庚辰奉其主命入覲于朝
往還幾八千里上觀乎都城之宏壯宮闕之崇
麗車書文物之會同禮樂典章之明備下則觀
乎山川之高深道途之脩迥民風土俗之熙皞
鳥獸草木之咸若凡其接於目觸于心者悉于
詩發焉長篇短章淪淪乎其美盛也淵淵乎其
有本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推其所至與中國
之能聲詩者殊不相遠等而上之雖古人亦豈
難及哉是固所謂心同道同而形之言者無不

同也昔陳良北學于中國北方學者未能或之
先是以孟氏稱為豪傑而其名至于今不泯然
則剛中其東轡之豪傑歟余承

天子命來朝鮮適剛中為遠迎使既又陪于館中送
于鴨江之上相與凡四浹旬山川風物倡酬殆
遍用是益信其能也剛中以余有斯文之雅出
其北征藁請言序之余忝使職正思采東人之
詠以觀所志而獻之于

上則于斯集豈能忘情耶庸為序其篇端俾人知詩

道之所同然抑有以見聖朝文明之化所極者

遠而所感者深也

剛中各居正統其國今為議政府左糾贊云

初中朝使臣彼國陪臣往來出入皆從遼東連山關一名鴉鶻關也十六年朝鮮使臣至京者奏言每遣使來被女直建州夷人邀劫於路請改貢道自遼陽之南徑趨廣寧前屯衛入山海關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者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趨遼陽過廣寧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鎮戍此

祖宗微意今若渡鴨綠江越遼陽徑超前屯以入關則路太徑恐貽他日之憂遂不果從

孝宗敬皇帝弘治七年朝鮮屬夷有輸米其國而覆

舟於海者夷賴得板半無死漂抵依巖都

海中地名

海官軍舟過遇之載入浙境事聞於朝命給衣糧送至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即歸本國運米既失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遣通事二人伴送歸國仍勅國王赦其罪毋行斂罰國王感恩聽命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命侍讀徐穆頒詔朝鮮

年國王妾卒謚康靖

孫後不知幾傳而妾立

子愷嗣位踰年

而病風其世子顯先卒愷以國遜其弟懌二年懌襲封十五年封子喈為世子

世宗肅皇帝嘉靖改元遣翰林修撰唐臯宣諭朝鮮以親藩入繼大統之意臯字守之歙縣人家貧力學博洽群書下筆數千言立就而氣槩英邁自為博士弟子當道即以公輔期之正德甲戌廷對第一及使朝鮮歸日視行囊惟一硯投之鴨綠江中又臯未第時每褰身衣麒麟袍面前列瓜錘一對未

常以語人廷試後有報其中探花者曰不止此也
既而報為榜眼亦曰不止此也及臚傳果首擢有
詰其故乃以夢告蓋及第後黃蓋金瓜送歸第者
狀元也臯官侍讀尋卒而出使外國賜服一品其
麟袍之驗如此云

楊慎送臯使朝鮮詩曰玉馬朝周封壤舊青雲
一品瑞圖來鳳凰樓上星辰動鴨綠江邊霧雨
開王會千年燿簡竹皇恩萬里被蒿萊張騫漫
作尋源使陸賈虛當絕國才 又前徐穆出使

絲四表裏就着成洗昌等其餘從人押解等項
人員着禮部查例加賞中林等二名都察院擬罪
來說王濂等八名押送回藉賊級發去寧波府地
方梟令 初高麗人張欽隨伴至京淨身入內正
德中為太監及

上即位以有帷戴之功擢為司禮監又勅加祿米二
十六石應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
至是欽奏稱臣一向公出未曾受廕且臣原係朝
鮮國人並無親人只有義男李某乞將前恩頂受

列傳卷之五
以圖補報

上從之給事中安盤疏曰昔漢陶公主為其子求郎
明帝不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與內豎孰親公
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郎官與指揮孰尊明帝
不肯卽其女之子而

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况欽本出朝鮮今朝
鮮使臣見處館驛必將語其人曰欽吾人也其奴
尚衣金紫躋三品地本國之人可知矣啓外夷輕
視本朝之心乞將前命停止

上不從 初舒芬以翰林修撰謫調福建市泊司提
舉夷人至者撫處得宜俱感其德舒芬以憂去朝
鮮長史金天爵等送之至泣下後舒起復改除別
官芬上言夷人雖不知禮義然亦易感臣前提舉
市泊當其離任朝鮮諸夷墮淚相送臣願仍補前
官為

陛下導揚恩意招來各國以彰王者無外之仁不允
其請 四年朝鮮國遣陪臣鄭允謙通事金利錫
等與天方國使人偕至朝貢居會同館舊例夷使

除貢物外携有番貨或欲易中國什物俱禮部主
各司出給告示許令出館買賣三日提督本館主
事陳邦僑查執舊規凡遇出館買賣給與木牌責
差館夫伴押金利錫等不便乃告於禮部尚書席
書書命寬其禁邦僑不得已將木牌更為紙牌金
利錫等與通事人員私相交通且結權臣為內主
有輕藐主客司意欲自行出館貿易陳邦僑詈之
曰這些砍頭狗奴爾雖上奏恩典在朝廷守法在
我我難輕易縱放通事夏麟聞之遂潛傳於各夷

金利錫俱忿與夏麟曰我雖小邦亦無此欺心臣

子又本館主事陳九川先將天方國貢玉選退頗

多夷人乃入朝跪奏通事胡士紳遂訐疏九川侵

匿貢玉邦爾刁難貨易俱詔獄後九川謫戍邦爾

為民詳具天方國傳中十三年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

呈稱竊照本國粗識禮儀至誠事大朝廷待遇有

同內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迨

至于今百有餘年敬謹彌篤別無違異弘治十三

年五月有會同館安歇女直早哈殺死一猷夷人

兵部奉

聖旨備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着令在館不許出入
并本國一體防禁後有提督陳主事迫束愈嚴又
莫伸省貽此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
區區陳瀆不能自默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
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虧益祇以一視之仁罔
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
遷化大有開益此實敦懷柔之至德將事大之畫
誠俾我遐服永荷寵靈綿歷萬世與之匹休爾在

先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
猶恐或有非違十分畏謹即日禁制之嚴比前尤
甚在館防閑有似囚繫非唯有違舊行之規恐非
累朝優待之意伏乞照依舊例許自出入以示

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禮部尚書夏言疏曰看得
朝鮮國使臣頗閑禮儀委與他處夷使不同

朝廷自來待遇以禮出入禁防具有舊例所據蘇洗
讓等具呈前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行觀遊無間
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固見其仰慕上國

之誠但遠人言服既殊易惟國禁亦須曲為之處
合候命下每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
人等出館於附近市衢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閒通
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其隨從人
役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拂遠人
之情不廢中國之法詔從之

按朝鮮使臣例于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于一
應貨買聽其自便所以優待者已與各夷不同
後因夷人多生事端始行約束在成化六年朝

鮮陪臣權城等赴京詔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市于是通行拘禁鎖閉館門遇有公幹只許通事刻期出入着令館夫帶牌管押此謹微之意今蘇洗讓之請皆我館伴教之也是時主事張鏊鑿前陳邦儻之事而曲意從之闕防蕩矣

十五年 皇子誕生熉為孩命修撰龔用卿給事中吳希孟頒詔朝鮮國王率文武百官生儒郊迎至勤政殿行開讀禮訖宴于太平館國王執禮甚恭因言及其祖非係李仁人之後會典所書弒王

氏四君之事已經累次奏准改正迄今尚未改朝
夕營心未嘗忘也用卿等曰此子孫不敢誣其祖
父之心不失為孝若果非其後禮當奏聞酒教行
別去已而連日筵宴致詞敬勞俱感天朝厚恩無
敢顛越之意多不能載其王之賢而有禮如此

龔用卿朝鮮太平館詩曰削壁凌空玉筍尖溪
頭和露草纖纖候迎鼓吹崇新典奔走村氓聳
具瞻筵上日抄雲母飯盤中時有水晶盃滿囊
風月助歸興却信平生也自庶 贈國王詩曰

握符久已鎮東藩忠孝承家作屏翰國度尚存
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中林不復歌鴻鷹在
野無聞誦考槃

聖主恩光元不淺丹心常許傍長安 贈諸問候陪
臣詩曰國相諸官遠候迎更兼館伴已多情賢
藩戀闕葵心切

聖主敷恩書日傾情逝百川歸少海望懸列宿拱前
星朝鮮秉禮由來舊應識箕籌道教聲

十七年仲冬朔日恭上

皇天太號於南郊明年仲春乃冊

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翰林院侍讀華察工科左給事中薛廷寵充正副使頒詔下三河趨薊門遵山海放於平壤東渡江歷義開諸州以四月十日抵漢城王乃親率邦大夫士肅誠郊迓擁詔入勤政殿宣讀拜舞禮成而退

薛廷寵遊平壤記曰平壤本箕子故都唐以前高麗居之漢武帝置樂浪郡唐高宗建都護府蓋皆是地勝槩古蹟視他郡獨多余借鴻山太

史東渡江次平壤問譯者曰此有文廟箕子檀
君東明王諸祠何在蓋先諸曰館之西稍北崇
岡廣坡松木鬱陰中為文廟右祠箕子左祠檀
君東明爾亟謁之將至樹石交逕弟子員序次
道右衿裾俊楚乃入廟展拜登堂四顧雖廟制
弗稱要皆備物為位而不像協新制矣出坐講
堂學官率弟子揖見畢遂謁箕子新扁舊揭胥
中朝鉅公題詠前有碑亭其國之大夫所叙復
謁檀君東明時向夕矣去登練光亭亭在城上

臨大同江蘇贊相世讓金觀察麟孫治具以俟
張侯於城外江澣從官牧守而下整容引滿自
上射之矢無虛捨且容節比於禮樂足觀德矣
下城登風月樓樓回視城中四面葱秀下為池
種荷畜魚時荷未花逼暮乃就邸明日濟江舟
皆彩繪結茅為亭浮空乘碧指點江臯約以歸
時畢之四月上旬也不逾月歸次生陽值牡丹
盛開太史邀余玩久之譯者曰趣往登江上浮
碧樓遂馳馬去未至江餘十里夾道榆柳積翠

成林溪光潏沆微見蒼莽間比至舟已待渡棹
而上望樓登焉時蘇金二君在行吏曹成判書
世冒亦以奉命祖宴至輕陰浮爽水光山色搖
晃几席周視樓臺城郭如在畫中前二水夾流
草廬參差於洲渚野蔓蒙茸樹花簇刺譯者曰
此為綾羅島遠望江北岸湧一小坡廣可容席
譯者曰此為酒巖有酒流出其下余詫其幻因
憶謫仙酒泉之說以為或有云又有白銀灘清
流激湍輝光映帶其後則錦綉山牡丹峰皆取

其肖城東垣依壁而立障遏洪濤實為德巖時
復隔江張射引繩貫箭拾矢而上成判書以及
命先別去余輩觀射久之乙密臺在城內相傳
為乙密先生遺蹟弗及至其餘如麒麟窟挹瀨
樓井田遺制未到者尚多暝雨數點下趣入城
明晨即館內登快哉亭遠山長江一豁幽眺出
城不數里謁箕子墓封樹而不墳石碑二尺陋
甚譯者曰不敢步其故爾前一小堂為有司展
祀之所群山環合林木蔽翳風颯吹衣悽然有

吊古懷忠之感因為詞吊之余惟朝鮮越在海
外非遘休會奉使命不得至者余茲遊豈偶哉
記之他日取而視焉庶幾髮鬢其景光其諸未
盡以俟來者訪焉

凡此詩文具見本國山川形勝故錄為後使考非徒取其

華藻而已也

華察遊漢江記曰嘉靖己亥春予與都諫薛君
萃軒奉使朝鮮未至聞所謂鴨綠江者已竊歎
之及渡見其限隔華夷渺然巨浸義州諸山迤
邐東岸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未也

行數百里有江曰大定遠滯清川近映曉星
危亭上控嘉山在望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
譯者曰未也及數百里有江曰大同洪濤接天
橫浸平壤樓蘸浮碧亭涵練白牡丹諸峰下瞰
江許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亦未也
必也其漢江乎予曰漢江惡乎勝曰朝鮮自箕
子始封凡幾易世矣舊都平壤若干年徙而之
開城又若干年徙而之漢城都漢城復若干年
矣迄於今夫之有改也此其勝可知已予曰嘻

有是哉比至漢城四日國王遣其陪臣議政而
下若干人請遊焉予與都諫君忻然遂往肩輿
出西門折而南路入山谿松林石徑悠然成趣
行二十里絕壁臨江其勢如削上有危樓高可
百尺躡級以登恍入霄漢楣間有題曰朝鮮弟
一江山予謂譯者曰疇昔之言其謬是歟於是
憑軒指顧盡得其所以為勝者江之流西自鴨
綠東入於海環繞國中歷數千里至漢城匯為
巨浸設險守國恃以為固所謂長江天塹庶幾

有馬漁船賈舶晝夜往來八道轉輸上供國賦
莫不由之南望江岸津亭歷歷平沙遠岫極目
無際寔生平一大觀也時尚午議政諸君張樂
設宴以待國王復遣承旨來候起居餽酒饌於
是就坐諸君更起進酒不覺移日既而放舟遊
所謂楊花渡者舟狀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紋席
棟梁椽桷丹青炳耀四面皆敞懸以素幕予謂
諸君曰江南畫船如屋乃今屋作船耶行數里
西風漸急舟不能進予舉帷視之則見南山在

前北岳在後龍山彌雲映帶左右蠶頭諸峰起
伏萬狀宛然如畫予曰即此足矣奚必楊花渡
哉乃弭楫中流令人吹洞簫復扣舷而歌之時
既薄暮日輪墜紅霞綵散綺魚鳥浮沈天光上
下相與縱觀不覺神怡志曠寵辱盡忘凜乎若
乘雲御風不知天地之廖廓古今之長永也把
酒臨風劃然長嘯以為岳陽洞庭殆不是過乃
援筆大書扁其樓曰東藩勝槩復為詩四章以
紀其勝既而回首西望則水雲烟樹隔絕萬里

瞻戀闕庭得無有媚茲之心乎朝鮮東方非中原之地而田野治風俗和百姓安業海不揚波聖化所及無間遐邇太平之盛於斯驗之矣我聖天子得無有日中之憂乎范仲淹曰居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居江湖其憂已殷而况去中國離四海之外能憇然乎哉乃顧謂都諫君曰樂不可極可以已矣遂舍舟從陸乘月而還既就舍館復登所謂太平樓者秉燭夜坐相與確時政定國是考四方之風議軍國之急感激切至言

不殫意江山之勝盡忘之矣乃愀然拂席而對
東裝待旦促駕出漢城

薛廷寵遊二山記曰渡鴨綠江而東過安城十
餘里有山曰葱秀成化間圭峰董學士來作記
與葱秀相望對峙為翠屏山舊未有名

皇帝十有六年雲岡龔學士來始定今名為之記今
二記並入碑刻在亭上云余偕鴻山學士至安
城其日雨意不得遊葱秀比至則輕陰含晴蘇
贊相世讓孔觀察瑞麟業已設幕水次余二人

登亭靡碑讀記乃下就步至溪新雨初漲滾滾
有聲編籬為留畜魚其中吐沫揚馨游泳可數
山脚一巖罅泉出焉渡以葦橋近巖覆以沙茅
泉流暗穿已呼酒坐仰視層崖懸壁松蘿掩映
烟靄飛流恨不得一躡磴臨眺而朱旂繞山油
幢蔽野從士千餘人色笑相語須臾獵騎緣崖
人聲撼谷放鷹走狗曳獐獻雉燒蠟深酌皆循
故事為樂回望翠屏山相距數里萃律雄勝竟
不能一至其下悵然東去未幾竣事歸天氣朗

清風物佳秀治具作樂如前而山水若增竒者
余二人步出亭後平巒廣坡度其地可宅進譯
者語曰寶山安城二館相距伊邇盍兩廢之館
於此收二山之勝使繼來得常遊遊不俟設幕
停車忽忽去也且翠屏以不在道左卒無至者
自龔學士始異而名之倘館成至者踵接矣譯
者唯唯告贊相云贊相俞之余嘗遊武夷泛西
湖南下姑蘇登虎丘山望太湖北渡楊子江觀
金焦周遊齊魯燕晉之間所至名山勝地無不

得遊然皆有亭臺寺觀故得以廣覽諦探使葱
秀翠屏間得一館必有緣崖布景鑿磴梯巖高
視遠矚以盡形勝不亦幸歟廢興數也遇不遇
時也雖山川亦然葱秀以董重翠屏以龔顯遇
矣使此館興則一山之遇何如哉余記之以俟
且以驗山川之時數云

翼日國王至燕二使於慶會樓樓壯麗雄勝亭臺池
沼花卉奇植靡所不具燕之日風和景明雍容周
旋百禮式洽

薛廷寵燕慶會樓賦曰皇建極大一統兮際海
邦罔不承服嗣

列聖之廣猷兮抑神明又超獨端雖古道兮蕪作述
謂

皇帝天之子兮天稱皇義斯弗拂爰上

太號告園丘兮玉冊昭其有燭帝錫洪佑震位良兮
前星繼曜而重光肆建儲以奠大本兮慰屬望
於群方監國撫軍稽厥常兮臣民翕而頌揚侔
夏啓與周誦兮占億萬祀有道之長既尊天享

帝兮鴻業熙其燕昌道有大而無外兮慶有衍
而必彰奎文龍檢燦炳炳兮使者分道而肅將
維朝鮮軌文而躋化兮恩湛濊以無疆伊余遘
此休會兮羌簡命而趨踰祇承德意徂茲東兮
駢攬轡而彷徨屬春月之載陽兮原隰華而煌
煌余戒青龍使先導兮飭仙子俾杭旌星輶駕
而信邁兮蕝長雲而遐征朝余發乎冀之野兮
暮弭節乎灤之濱既涉遼以奔驚兮又逾江而
問津矯萬里而翱翔兮斯至止於漢城龍旗法

伏敬竢迎兮草木渥而輝榮王逡巡跪而展誦
兮爰敷播於臣民爾乃普惠蠲賦兮亦論德而
序升萬情感悅兮曠儀告成三光效順兮天日
朗清海邦丕式兮帝心載寧既饗獻兮就余館
之太平曰慶會有樓兮以樂嘉賓卜辰治幕兮
椒蘭鬱而芬馨朱闌玳梁敞四楹兮羽觴流而
絃簧陳軫紫庭之多麗兮冠佩者至二千人崑
比嶽之拱極兮包彌雲山而列屏銀河瀉而為
沼兮洵沈璧而浮金虹為梁以環碧兮卉木錯

而搵英積雲左右以傳彩兮霞表裊而媚睛綯
練恍惚百恠潛兮勢晦明而無恆林散錦以吸
翠兮禽鳥逝韻而啾鳴鮮余紛而好覽兮遵亭
榭以怡心余既畢物而暢性兮陽鳥逝而西沈
何掩映橫余前兮倏流電而飛星乍穿杪而衝
漢兮復越莽而墜庭為烟為霧兮如雷如霆緬
樂事之弗可極兮余吁抑志而言旋周章皇惑
類寢寐兮豈神遊乎九天彼乘槎不可信兮余
固真遇乎列仙蓋宮璫寶歸而莫可想憶兮聊

寄萬一於簡篇余將返命於上帝兮謂余羽化
而霄騫衆詫余之詭幻兮而詎知其亶然亂曰
明明日月照海隅兮有赫綸音御星車兮合情
廣志東人愉兮式燕以遨我心舒兮觀風聽樂
余有思兮曷歸乎余躊躇兮固髣髴而疑迷余
遊於蓬萊之廬兮

又廷寵紀行詩曰九連城晚瞻東服鳴綠江明
照使袍風日正逢春色好烟波應助勝遊豪群
飛鷗驚驚舟楫兩岸旌旗伐鼓磬萬里均霑新

雨露前星高炤動謳謠

右鴨綠江

春風簫鼓上樓船
萬里孤城落日邊
卅闕龍亭迎鳳詔
羽旗仙仗擁鸞聯
文章箕範通中土
禮樂天朝盛近年
邸第從容燈燭夕
不妨蹤跡更

飄然

次義順館

披髮當年意獨深
遜荒無柰錮驕淫
道如有待傳皇極
事已難回白此心
殷室三仁昭定論
東方八教振遐音
興亡不盡前朝恨
再拜芳祠酒

一斟

謂箕子廟

練光亭下大同江落日江頭放釣艫翠嶺倒流
還疊疊黃鸝隔岸自雙雙光搖河漢來浮棟波
隱魚龍欲動窓林館樓臺多氣色天涯猶見此

名邦

登練光亭

乘槎應到武陵來幾樹桃花向此開便作長安
遊上苑更疑王母下瑤臺露凝殘滴流朱粉日
照晴光映絳腮對景且憑詩句賞莫教空恨染

青苔

生陽館見桃花用韻

獨上高樓倚曉闌前山疎雨颺輕寒波光淡蕩

魚天入樹色滂濛帶霧者幾處亭臺瀆品勝群

公暇日稱鳴鸞歸時趁得晴明候便擬凌空一

振翰

齊安館曉登廣遠樓
歲雨炎雲閣韻

學士當年氣作河流通異域亦東坡巍巍華揭
懸山館烟烟精靈照太阿菰米漂雲饒惠飯臨
津鼓棹稱湖歌從前跨鶴真來此多少詩章變

綺羅

東坡館次龍津省長韻

涼暮高遙聚廣臺晴空萬里絕氛埃江風不動
雲初卷岸磧繞沉潮正來烟景恍疑天上坐野

帆恰似畫中開殊方勝會真難料潦倒須傾一

百杯

遊漢江次
雲岡韻

華察廷寵復命後其國王緝所遺詩文為皇華集
刊成遣使謝

恩携贈二使

皇華集序曰洪惟天朝掃除腥穢再造區宇

列聖相繼治化洋溢今

皇帝至德應天丕承大寶一視同仁罔間內外仁恩

汪穢文運恭亨於是乃命鴻儒碩士崇論雅議

講求千古之墜典特舉一代之盛禮躬詣園丘
拜上

皇祖上帝恭號躬詣太廟崇薦

皇祖皇考聖號遂渙發綸音大誥天下又因群情預
定國本播諭萬方嗚呼盛哉至此而敬天尊

祖報答生成情文備至蔑以加矣惟我弊邦密邇東
漸之化至誠事大侯度罔佚朝廷之待我亦無
異內服凡有吉慶詔誥之使必擇文章道義有
重望者遣之今者

帝命翰林院侍讀華公察工科左給事中薛公廷寵
賚擎二詔來布德意東人仰之如景星儀鳳深
感朝廷寵綏之惠二公受命不遑寧處每懷靡
及自帝京至於下國三千有餘里而甫浹三旬
竣事旋車不曾有遲留淹滯之色我殿下祇承
二詔兢惶感戴推恩境內宥罪錫爵設科取士
無非所以重朝廷之慶而欽使華之至意也二
公既去而惜不可留思慕備至而不可忘也則
乃命臣曰今我皇明天覆地載兼容並包懷生

之類無不浸潤至澤我東實偏寵私天語丁寧
錫賚駢蕃二公之來誠意醇厚禮儀雍容道途
吟味珠璣溢目區區小邦無以仰荅鴻造之尚
一欲編二公寶唾之餘刊印垂後俾吾東人得
觀皇朝風雅之盛而有所矜式於無窮也爾其
序之臣竊惟詩之道尚矣夫詩者發於性情陶
於氣化氣化隆則從而隆餒則從而餒紆餘雄
渾平淡典雅者治世之音也刻峭輕浮華蕩靡
麗者衰世之音也能得其性情之正而發為雅

頌之音者三百篇是已二公當氣化之盛稟山
嶽之英得學問博雅之美發而為詩頃刻數千
言而無不典雅自中規矧可以笙鏞乎治道可
以黼黻乎皇猷可以列於皇朝制作之盛而周
家之風雅不獨專美於往古也臣以不材濫蒙
恩命奔走迎送獻酬於樽俎之間者至於三四
耳其語音目其容儀溫潤純粹揖讓周旋無不
中禮信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而皇朝文物之
盛人材之衆從可知也何幸身親見之嘉靖十

八年己亥夏六月下澣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
知春秋館同知書筵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世
子左賓客五衛都督府都總管臣成世昌謹序
二十五年朝鮮恭僖王卒世子襲封亦卒使來告
哀恭僖王即名懌者世子即晉也

上遣行人王鶴往諭祭是為榮靖王鶴所經歷輒為
詩章世子命陪臣鄭士龍以下悉和之亦編成皇
華集梓行於國明年謝恩使至并以其集遺謝鶴
馬國王岏嗣諱之三十六年封子顛清為世子

王鶴湖陰草堂序曰

天子二十五年予以行人奉使朝鮮湖陰鄭大夫士
龍以嗣王命迎於江上其返也復充遠送使以
行次平壤共濟大同江覽山河之美余為嘍賞
者久之湖陰假譯者進曰大人其有意於山川
乎山川固士龍願也龍世家宜寧頗饒山水有
山名九龍螺峙左右下俯大江名曰鼎津凝注
碧玉澄徹可鑑異樹竒花游魚啼鳥無間於四
時固東南勝地也龍嘗築屋其中貯古圖畫琴

書以為休棲之所迺緣國恩甚厚思所以致身者未能固未果於退也余聞而嘉之曰君子哉湖陰大夫乎不溺情於廊廟而江湖其心不先其身而急於國家此古賢者立身行道之大節大夫能之是可以愧獨善而無義徇人而不知耻者也聞大夫為宰相矣秉國鈞而總百官矣况其國有新君正更化以善治時也大夫勉之其以至誠格君心以協恭率同寅以靖共勵庶僚以彙征拔士類以淳龐敦風俗以精明起治

功從容談笑以成光明之業然後以爵祿歸國
家以匡濟付後人始休其身於九龍鼎津之間
怡吾神入吾廬展吾書而讀之曰吾庶幾不媿
於聖賢之道乎上不負其君下不負其民乎鼓
吾琴曰庶幾樂虞舜之道解民之愠而不愧於
南風乎登吾山覽群峰之環峙曰吾庶幾重厚
不遷而無愧於仁乎臨吾江鑑吾水曰吾庶幾
周流不滯而無惡於智乎觀四時草木鳥獸鱗
介之自得曰吾庶幾樂太和之元氣而萬物各

得其所如此乎是向之所以急於國家者盡臣
道而今之所以優游者頤天和也昔人有言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大夫勉之譯
者得予命以告湖陰既致謝且請銘其齋余曰
其湖陰草堂乎軒冕之士可以壯麗名山林隱
遁之士草堂其宜也余家關中有屋終南山麓
嘗自扁曰薇田草堂蓋種薇以自給之意也自

叨

天子恩未能圖報萬一不敢有閑暇之念而亦豈能

忘情於終南也哉大夫之志與予同其以是名
之何如譯者再復湖陰敬再謝遂大書其扁以
歸

皇華集詩曰漢江萬里壯東藩放舸中流鼓角
喧四座冠裳來國士一時笑語出方言清樽引
浪浮春蟻長笛吹風嘯暮猿况是陽和行海外
蒼苔烟樹滿郊園

遊漢江
右鶴詩

文星昨夜照東藩
躔許真遊避俗喧
滕閣驚霞堪入詠
輞川山水謾傳言
江空正好撐浮鷁
風

急還愁聽嘯猿喜共仙舟拚一醉驚看旌節貴

丘園

陪臣崔寅和

解纜臨浮渡杯盤坐小舟青山明野樹碧水泛沙鷗掉向中流鼓帆當泊岍收今朝風日好不

減漢江遊

泛臨津江右鶴詩

臨津何必問駐節是仙舟烟帶沙邊樹風迴沐面鷗笑談情不淺詩酒興難收絕域萍蓬會無

忘此日遊

陪臣李深和

畫閣開華燕雕簷列絳紗金尊春駐綠瑤燭夜

生花滄海升新月明河散晚霞詩成還縱酒吟

眺北辰斜

燕廣遠樓
右鶴詩

能賦諸公後篇章盡護紗賞音來有數綴景筆
生花高會更華燭嚴程趁爛霞接袂慚不分深

嚼斗橫斜

陪臣鄰
止龍和

帆動拂晴霞樓船蕩兩涯試看江裏棹疑是海
邊槎水解魚吹浪風和鶴聚沙春思同逝水何

處是京華

泛大同江
右鶴詩

天晴散綺霞烟水杳津涯野日明雕節江風送

晚槎清尊饒興緒高眺豁雲沙留得邦人語仙

標見使華

陪臣鄭士龍和

亭勢與雲平烟光接漢城明霞恣遠眺好鳥弄
新晴江靜饒魚唱山空響欬聲斯遊足笑傲寧

復嘆浮萍

登練光亭右鶴詩

江波際野平虛纜跨層城仙侶來拚賞天宮啟
餉晴日分簾額影風遮棹謳聲共酌仍薰德何

如食楚萍

陪臣鄭士龍和

危樓登遠客形勝俯郊垆縹緲雲中樹微茫沙

上亭江光淼碧落山勢跨滄溟水國天涯遠星

榜憶濁涇

登浮碧樓
右鶴詩

移尊纔罷享騁目遠窮垆不謂交歡地畚成送
客亭顏光堪繼燭缺月未升溟雅興通遐賤無

勞計渭涇

陪臣鄭
士龍和

旭日明朱檻登臨見物華嵐光雙島嶼烟火萬
人家江柳俱含翠山桃盡吐花浮雲生遠岫還

似鳳樓霞

登快哉亭
右鶴詩

撥忙登快閣無處不春華形勝開重塹歌鍾助

房
西
月
金
故家樓明通海日寒峭落江花安得淹仙馭芳

尊醉九霞

陪臣鄭士龍和

商運式微日先生隱忍時當年須有見後世豈
能知教澤東人祖書疇周武師瞻依終萬古駐

馬薦瀟卮

調箕子墓右鶴詩

堂封當道左使節駐移時授聖書猶在伴狂意
孰知王仁雖異迹萬古尚同師黃卷曾相對舉

如一奠卮

陪臣鄭士龍和

尊俎勞元輔關河憶遠程逶迤山不盡蕩漾水

還平四海斯文契百年吾道情忍令江上別張

望一帆輕

別鄭士龍
右鶴詩

按祁順奉使歸獻使東稿弘治初學士董越奉
使歸作朝鮮賦自餘使者國初至今無慮數十
人著述繁多然考瓊臺集有送儒臣使朝鮮安
南二詩其結句皆云好為

聖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立公之意是或一道
亦不可不知也

皇華集後序曰惟東方不吊於天今

皇帝二十三年我恭僖王奄棄臣民越明年祭靖王受誥命嗣位在疚成疾又繼逝

帝為震悼廼命別選廷臣賜祭若賻謚行人司行人王公鶴寔膺是命其入我國道途往來之間戀闕思親即景寫事動其所思璣璫瑟瑟散落東土及其竣事而還我殿下欽

天子之寵而無以答愛詔使之賢而不可留則廼命臣鄭士龍曰爾既陪侍王公且得酬和於下風爾宜撰次其詩若文俾入於梓又命臣申光漢

序其卷首此不但使東人有所矜式將以留傳
中國盛行於天下而臣不佞且非文材安能稱
道雅詩以副盛旨哉臣竊惟詩之教大矣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所謂
詩亡者非詩之亡也詩之教亡也夫詩者根於
人之性情而發之於言者無不正性情不正則
思從而邪其言烏得而正哉古昔盛時聖人在
上以身為教直溫寬栗操得其中然後天下之
言無不發於正而詩者又言之精華也可以永

其聲可以諧八音可以和神人於是乎聖王之能事畢矣自周衰而來斯教亡矣故吾夫子刪定三百篇善惡俱記非但欲止懲創善惡而已有王者作將以見天下政教之得失民心之邪正而其施為變移之難易必於是而得之詩教之有關於世道乃如是夫欽惟皇明濟區宇於純夷之日續道統於沉涸之餘積德累仁教道大振內贊典謨外敷文命代有其人而我東土素秉禮義變而至道常先於萬國使節相望無

非大雅之君子其文光華彩前後相映為皇華
集者凡一十有二篇間以我東人酬和之什寔
如周雅之後商魯二頌載焉無非發於性情之
正而舉皆知道者之所為也由是言之皇明文
教之覃遠雖周亦有所不及矣第恨東人無祿
連遭國憂徒以箚箚戀戀之懷發之於疾棘之
日曷足以贊大雅之製作然觀民風者若并以
採錄則亦可以見皇明達詩教於天下嗚呼盛
哉朝鮮國陪臣申光漢撰

四十三年朝鮮貢使至國王上䟽言本國世係已非李仁人後乞請改正以洗祖宗篡奪之耻

上從之詔禮部將續修大明會典改紀其國統賜之隆慶改元

上命給事中魏時亮行人許天琦頒詔其國國王遣陪臣丁應斗朝賀應斗將回患病

上命禮部遣醫診治免其謝辭大率朝鮮附近中土聲名文物日寢有斐不類於夷國家復加優禮錫賚瀕渥他蕃不敢望焉故安南嘗請如朝鮮例給

袞冕而

英宗不允則其被

聖明之隆遇為四鄰之仰慕可知已故在國初或懷
反側今乃恪守庶服蓋亦感恩無替耳

按別誌曾魯傳載洪武初魯為禮部主事常忠
武王薨高麗來祭魯閱其文外襲以金龍黃帕
內不書國號魯責曰龍帕疑汝誤用若納貢稱
藩不奉正朔何名君臣使者伏謝觀此則當時
大臣有故朝鮮亦至同恤今則無是禮矣蓋初

猶臣叛不常其來也惟任本國之意今奉藩無
貳其來也一遵天朝之制如周家內服群辟會
同不敢後期云

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有開城漢城定遠諸
府有黃州靈州鐵州朔州龍州殷州宣州延州郭
州洪州全州廣州清州博州諸州有嘉山土山諸
郡有安岳三和龍岡咸從江西諸縣有王城國城
平壤城其設官銜名義與職合近年官制可見者
曰議政府領議政事左議政即中國之宰相也曰

六曹判書叅判即中國之尚書侍郎也曰承政院
都承旨即中國之都御史也曰成均館大司成奉
常院僉正即中國之祭酒太常卿也其餘各道觀
察使府留守即中國之按察使知府也士尚聲律
三歲一試有進士諸科亦同中國其俗自箕子施
八條之約乃邑無淫盜柔謹成風

按別誌載洪武中高麗來朝賜宴樂作使者以
國喪辭翰林編修趙堦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
之禮

上乃不許辭夫堯之議固得天朝居尊之大體而使
者之辭亦不失人臣在疚之正法朝鮮素秉禮
教有箕子謨範之遺化於此可見矣堯新喻人

國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形如弁士加插二羽貴
者紫羅為之服婦人裙襦加襪公會衣服皆錦繡
金銀為飾常服皆苧麻俗多遊女夜則男女聚群
為戲相悅即昏無財聘禮漢書北史高句麗傳死者三年而
葬父母夫服喪三年兄弟三月既葬以死者服玩
車馬至墓側會葬者爭取之病不服藥好祀鬼神

惡殺崇釋以十月祭天多山少田國無私產計口
受業無秣以秣為酒貿易用米布器用銅形貌潔
淨知文字喜讀書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兵器
踈簡強弩大刀刑無慘酷之科惟元惡及罵父母
者斬餘皆杖肋死罪貸流諸島赦視重輕原之

其山曰神嵩

開城

其川曰海

國東西南皆濱海東清澹下視十夫

曰鴨

綠江

國城西北自鞞靺長白山南入海天墜

其勝諸島嶼苦

小於嶼而有草

木 焦如苦嶼而其質純石

其產金銀鐵石燈盞

紅白二色 水晶鹽

紬苧布

黑白二色 白 硃紙狼尾筆蒲花席

草性柔折不損 楮

扇編竹為骨黃漆樹似棕六月取果下馬高三尺

乘長尾鷄尾長三尺蜂蜜貂豹鹿皮海豹皮八蛸魚

蠟房龜脚竹蛤海藻昆布稭可為酒黍麻麥松二種

葉者結子人參茯苓硫黃白附子榛子黎栗核桃橘梅

竹茶牡丹其貢金銀器皿各色苧布細花席人參

豹皮黃尾筆白綿紙種馬每三年其里五十年東西南瀕

海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二千南北四千

至京師三千五百里南京四千里

按天子有邊守在四夷則諸蕃雖地有遠近情

有順逆正朔有及不及而凡我行人轍跡曾至者皆因事脩書以昭國家一統之盛其間有他官奉使固為一時之選而亦多原任行人者無乃以其咨諏有素可不辱命歟亦並列之庶我儕後日有不測之遣其典故可考也至若各國沿革聘荅之外使職所資者大畧有三曰道里曰風俗曰物產昔劉敞使契丹虜人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問曰松亭路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蓋虜故以險遠誇使

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其道里之當稽有如此者西域尚佛事僧我朝因封蕃僧為王俾詔諭其衆無不率從又國初時高麗未服

聖祖遣一諜覘其王之冠制而為之以給諸內侍太

監官帽是也因指謂其使曰汝王之貴僅與此曹同

耳觀其冠可知也今此曹日供朕使令而汝王猶崛強抗朕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是皆因俗善導之畧其風俗之當考有如此者又聞

先朝有使海外者其國宴饗之際以朱罽進炙魚甚巨人面魚身置諸席上使者舉筋徑取雙目啗之即令撤去蓋此名人面魚其味在目其毒在身於是國王再拜稱其贍博其物產之當識有如此者故皆附綴事後以見一國之顛末

云